

經部

易像鈔卷九

明 胡居仁 撰

䷕

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竝无剛為質柔為文之說而紛紛未巳即一相沿之腐說猶然奚怪成心之難化也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噬反為賁不曰剛柔分而曰分剛亦柔中為主之義聖人貴得中之爻如此

无敢折獄非不折獄只存无敢之心耳與弗敢成之敢同

與上與二麗三三震起至上而止便是與之義又與陵義相關

白責无咎陽明先生曰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今欲救之惟有鞭辟近裏删削繁文返樸還淳是對症之藥

噬嗑賁倒體賁初火性遇止在前不上炎而能下便能受上之止所以為義弗乘噬上火性處動之上不克下而炎上何以合下之動所以為極惡大罪噬初宜動而不動何以合明便為小惡賁上宜止而終止文明有止便為得志爻象分明如此而或不勝異說之

支離謂何

䷖

剝不利有攸往龜山先生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而況于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无時不然獨于剝言之蓋君子小人之相為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況施于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

剝言牀孫聞斯曰剝變定自人之所安處始故曰危者安其位君子安而不忘危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牀安身之几君民一體君子小人亦原一體安則俱安

君之所恃以安者民巽牀君巽民君自巽其所安也

小人之所恃以安者君子剝牀小人剝君子小人亦

自剝其所安也然巽牀而曰在牀下无隱不悉无微

不體既設身以處之又抑身以下之剝牀而曰以足

以辨以膚不惟使君子无安身之地且欲使君子无

容身措足之地无完身自全之地君子小人用心之

不同如此乃小人有剝君子惟止小人自剝廬君子

自得輿容如地屹如山剝之厚下安宅之心不啻巽在牀下之心歷萬年不移也此所以為君子蘇氏曰君子之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髪之善蔑貞絶滅无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

剝初曰滅下下剝之民即指初剝二曰末有與與乃其同類中之可與者如三如五

剝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凡男子女媵多皆剝道何

必天子此贊易聖人之微意與深戒又剝自姤始故取象貫魚章本清曰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康成註為當夕之說每十五夕而一周鄙悖謬妄于是為極或者天子統六官后統六宮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六官而莫非天子之所統合庭臣之內職不外乎六宮而莫非后之所統即後

世百僚皆天子之命臣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天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之命婦朝于後宫亦以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使百官之命婦悉敬承后之婦順有不内和而家理者哉以此言之則又何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為天子宫中有名位之妾媵而後可也夫以天子之尊臣妾天下豈百二十人之足多但以理揆之一人御衆

女為古帝王定制其不可明甚書有不邇聲色之訓
中庸有去讒遠色之言聖人于色荒唯恐防之不早
乃于昏義以此垂訓萬世吾不信也
剥上碩果不食范忠宣公繳奏歐陽修朋黨論疏小人
无朋惟君子則有之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
忌而不敢為唯空國无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无
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
小人剥廬終不可用聖人嘗以剥之无咎許三以宫人

寵許五而要終則斷以為不可用君子小人之辨其嚴如此

緇衣小人毒其正小人視君子如仇讐常有禍之之心始于剝牀終于剝廬其毒正為何如

膚雈憬謂薦席也若謂體膚之膚則不止切近而已

䷗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六一合五二合四三合皆七二休三頻四獨五敦皆反皆來上迷直前无反終止于六

不來為七非復義矣故凶震二既二皆七日得得以二五之合至于八月有凶震陽長之卦兌陰消之卦八月之象即兌即四陰皆是

復其見天地之心朱子曰一箇物裏面都有一箇天地之心人自迷而不見耳

出入无疾後漢郎顗上書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也

至日閉關月令章句云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也

劉子翬字彦冲學者稱屏山先生崇安人嘗言吾于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因作復齋銘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

休復之吉以下仁薛君采曰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親賢之為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陵夷也

復初曰仁剝上曰果凡果必具一仁一仁會生萬果无

復初之仁而欲碩剥上之果无剥上之果而欲下復

初之仁天地從來无此造化

陽以進為復陰便當以退為復此王氏説如二乘初有

以下乎初而无敢上乎初俾進在初退在已便象休

復三陽二一層退不勇便象頻復四初應爻象獨復

五居順中象敦復上无退步初何由進便象迷復

復六四曰獨復復惟一剛人能有之以為獨也小畜九

二曰牽復上下合應有五剛也是為君子之用心

復小而辨于物此是坤道静翕主人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此是乾道動直主人

人知復以一陽震發五陰不知復以五陰翕聚一陽所謂復以自知者此顔之如愚亦以此

復君子之事而上迷為小人剝小人之事而三之為君子小人中之君子許之无咎君子中之小人曰凶有災眚曰大敗曰十年不克征戒之至矣

復上迷總以遠初用行師終有大敗以應三非長子五

主坤中為國君上不能以以乃反厚歸薄故凶上四合為十年亦終不能如四之從初故曰至于十年不克征頤三十年勿用三合上初為十年言初上皆不為用屯二十年乃字五二合成十或四初既合加五來亦是十

屯六二頤六三復上六皆以十年為象二四六八十皆地數而十則終數屯二字二雷五雨陰陽終應也頤三勿用三動上止陰陽終不應也復上不克征上終

迷无以下初也若同人三之三歲不興三不足以敵五也坎上之三歲不得上乘五亦如三之乘二也漸婦之三歲不孕巽從初子之言不敢或乘乎三夫也既三之三年克之末四之三年有賞大國火陽水陰南北定位又貞勝之道也

人不到見天地之心總謂之迷孔子四十不惑言能不迷耳

屯小貞吉賁小利有攸往坎求小得遯小利貞睽小事

吉旅小亨巽小亨小過可小事既濟亨小稱名小取類大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義不專以陽大陰小為小也如云復小而辨于物復義自是大不得大則物不能辨矣

復亨亨以剛反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卦有下動上順之象動而不順行將无動不成疾動以順行時雖方在地中或發聲而出或收聲而入无非生機震動生意流行何疾之有吉凶悔吝俱生乎動有動主无順朋

朋无助順主有妄動將无動不成咎動以順行以動召順順輔動而不孤動以順而善補何咎之有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人有動易于向前難于却後遇阻多跲遇順多傾惟天行至健惟自强不息終日乾乾之君子為能反復俱以天行復所稱反主惟一剛耳五柔或以坤黒終迷有一无反如疾尚錮不稱反復或以用六自晝不來為七咎且旋生不稱來復初反而五與俱反无一柔不以剛反為道是為反復其道三

四之合二五之合一六原始要終之合无日不七无日不來而成復是為七日來復如是者動以順行即終日乾乾反復道之天行復道原是乾道故反復來復皆曰天行

迷復不是迷而不復亦不是暫復旋迷迷其為復如齊王不忍觳觫之心豈其不復只喚做迷知有牛不知有羊知有禽獸不知有百姓故曰凶有災眚甚且興兵搆怨以求大欲无異于以鄒敵楚故曰用行師終

有大敗語之反本發政施仁則謂惛不能進僅欲嘗試而齊卒不治故曰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是復不知是迷知即不迷故不可以仁知之見同于百姓之不知而謂君子之道鮮

復剛反乾為木果艮為果蓏震為反生剛反以倒體則艮剛反生以全體則乾剛反生乾動直震動反雷在地中如乾艮之果下種地中雖若方萌方芽實則至

翕至聚至收至歛精神專一向裏畧无一毫外透故曰復以自知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而後知知而後不行无貴自知矣復之自知知在幾先不在幾後知從内精不從外瑩如鑑照物物无遁形猶爲外知復乃神鑑内朗透裏光明洞燭畧有塵滓不容自昧令不善沾不得土落不得根何由得行夫是之謂剛反夫是之謂自知初之所謂不遠復者此

乾三反復道屯二反常復象反復其道蹇大象反身蹇三來反歸妹三反歸這反非全乾至健與震艮二剛俱未易幾鄒爾瞻曰復亨曰剛反人心之虛屬陽陽必剛剛為果決為直遂不反則神不入神不入滔滔東注何虛之與有反則專而翕專而翕所謂不遠復休復敦復獨復與先王之不省方皆剛反義也

復四中行獨復四初正應一線不移中行由地中自有之動以成順不緣初以能自出頭故為獨復五自考

亦能不為初以者自初言一動能以五順行自五順
言曾非分初之動以為動故能各自出頭不為動以
上迷反欲以初則反順而成逆矣故凶
復小而辨于物孫思邈曰心為君君尚恭故曰小詩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初不遠猶言不離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須臾不敢離遠便是首得復小之
義
不遠復復本體不遠工夫如初之力量能到須臾不離

復體地分无祇悔如顔子不遷不貳不遷庶幾中節不貳庶幾无過故不適于悔之途而稱元吉

剝三之失上下復四中行合上下凡來皆朋上之征亦在其中然自到頭无迷患故稱獨復

剝上得輿能使下五陰皆為其民復初不遠更合上五陰皆為其朋剝要終上止復原始下動上下所處不同乃其為天地之心則一耳

剝固復夬亦姤剝而復之初君子即有修身之思唯恐

其有不善之萌夬而姤之初小人即有蹢躅之孚唯
恐其无罅隙之乘復五敦君子所以終為君子而无
如迷者之不悟姤五隕小人所以卒為小人而亦无
如角者之不入君子落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
其所就之不同如此
不遠復遠于願切離也違而去之也人所以遠復惟有不
善而不知知而復行其于自知復體便跬步千里顏
子有不善而常知其于不善當下覺當下消不到為

不善所蔽雖去自知復體故曰不遠復若云失之未遠而復之則已進于悔之塗矣安得謂之无祇悔而元吉乎

不遠復不消論到行不善地頭但有不善便都蔽昧我不得昏翳我不得常如大明中天寸雲无點常知不善自无不善連為善字樣也不消論到二以下都以

行證知休與拙反如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

二日用平常竝不作僞惟有作德日休復二休從從

容容地做工夫三頻急急忙忙地做工夫此二與三之辨四正應初不單是行行必以中且又能自出頭曰獨復五培養深厚工夫綿密曰敦復初不遠復常知不善便所知是善所謂明善明此所謂擇中庸而得一善得此自休至敦總亦不遠工夫但有生熟深淺不同上于不善不消到全不知只不常知則知之時少不知之時多斯謂之迷用行師也欲去惡也欲討罪只知不透徹便行不端的善惡混淆便著數外

錯故曰終有大敗至于以其國君一步事業更藉重常知不善之人方始來得乾知大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復知不善一人定國萬民是若纔遠已迷若迷終遠如以迷導迷何以正國故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能知不善非常知不善尚有復行之患不知不善不善坑塹與其身相為終始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是如此初故蔑而上惟得剝果所以碩上終迷而初无遠復身

所以修

彖繫朋惟坤復二卦坤得喪兩利復惟來非斯人之徒

而他有所與方寸地亦淤塞者耳矧曰見天地之心

復猶諺所謂回往心剎有變復惟反此之謂回往心人

有是心能出能入可出可入起震歷乾自巽要坤全

體生生何疾之有人有是心不孤立必有朋己能來

人亦來何咎之有

復剛反此人人方萌之果核六爻便是六樣有事于復

工夫不遠復无祇悔近求諸身須臾不離不適于悔无之不貞此幾于性安一路故元吉休止息也休復如果核既已下地一下便定畧无些子震撼移動故吉頻急也連也頻復連二初為一體持之以危危以為安故无咎中行猶言中路在上下之交則兩岐路居五陰之中則四义路行之于可東可西可南可北之中畧无一迷一直應初曰獨復五又順體之中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必要于成故无悔惟上為迷原始

无以應初要終遂无定主如木再植其根且傷刜其
眩惑无主遷徙不定故用師不得止是貪兵忿兵竝
无義兵也以國君不得止是狥君逢君竝不能正君
也至于十年不克征動步便舛舉足便錯盡天一地
十之數滿盤皆虛也復幾方動未動其動甚微故自
昔先王必以動而无動極其閉闗為義而況後人商
旅行羣動作后省方不居方萌芽一折无物能生君
道一反无復主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復上之迷之

謂矣

剝爛復反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幾于復矣而爛義如未入手反義猶屬影響試看上以厚下安宅象辭下有剝上惟厚下逾剝上逾厚稍推開稍隅礙出乎厚必入乎薄這便喚做臭惡嘴臉歪賤骨頭齷齪肚腸須用腐化盡方是爛如顔子一日克復克是爛字入手復乃反字得力也

復曰朋來豫亦曰朋盍簪剝曰民所載謙亦曰萬民服

復豫之于五陰皆曰朋震剛原始合坤動順二德宜相取相下宜交修並進謙剝之于五陰皆曰民艮剛要終合坤止為君順為民自當分剛柔辨上下定民志然君民一體相須民分艮不薄于朋誼也

大凡人從軀殼起念不從天地之心流迸出萌茁出都喚是迷復

論一歲之運陰陽各分六位七則更生自子至午往為姤自午至子來為復往姤不言來復言之往姤半體

之成來復全體之生文王約月為日日就月將日邁月征一月有一月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功反得身轉便以日易月无日不來庶幾真見天地之心耳後人有云士過三日即當刮目相待亦庶幾七日之復㫖乾所以為至健惟其能主乎坤坤所以為至順惟其能承乎乾動而以順行這至微動幾合至順坤體為行置之出入反覆之衝而畧无毫髮可以改置變移得真是動而无動所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只

有這些子宇宙之所以闔闢天地之所以施生亦只這些子為關這關容不得商旅馳騖故閉之而不許行亦容不得后逐向外方做察察之明去故閉之而不許省閉關與洗心退藏于密同義心密聖人時時退時時藏復關先王日日至日日閉

人所以迷大關不出兩件一是功利淪人心髓做了千萬年不起錮疾如以國君等事是一關一是全副精神明于責人而獨昏于恕己是以求人不勝苛察如

用行師等事是一關這關全然閉塞得便喚做自知畧有罅縫走透便喚做迷人

復四曰獨即復即獨真如一夫當關商旅也行不得后也省方不得精神既是專一工夫畧无滲漏曾思慎獨義旨亦似從此體貼出

象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而震居四震帝所自出太極陽生之所自始天下之動之所自始先王之所以動而世為天下道惟此君子慎動惟此人

无坎德无歸處无巽德无入處无震德更无動處出處七卦皆本先王言後王亦未易承當耳

復不省方篤恭天下平修己安百姓犬畏民志不親反仁不答反敬不治反知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惟省其在己非方其在人觀省方觀民設教民各有方隨方為觀教各有方隨方為設又别是一省法復不省方觀省方姤誥四方風散雷動體本不同且觀行于地姤下于天與復在地中義更别耳

君子以剝為宅而安止如泰山先王以復為關而閉塞如厚地剝宅安天下无不碩之果矣復關閉天下无終迷之目矣

䷗

復動以地无妄動以天動以地曰有不善動以天曰其匪正義理无窮工夫无窮從此悟入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

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潜庭草

詩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

軀

雷之發聲衆物皆應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耕穫菑畬不是仍有妄種未消只如為善得福便是耕

穫便是菑畬了但為善禍福一聽之天福亦不喜禍

亦不懼何耕穫菑畬之有是爲无妄之正

或解无妄之三行人得牛指上邑人之災指初上曰行

有眚无攸利未見其為得牛初曰无妄往吉往則未見其為邑人吉又未見其有災其于上下文俱似不一顧也

趙氏曰知易莫如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全是无妄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易言天命无不正其匪正有眚人以病目視之若有匪正是匪正生于有眚人之為耳天命曾何不正之有如无妄之災而无牛无妄之疾而藥斯謂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素問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旨矣

惠迪未必吉而反凶作善未必祥而反殃皆无妄之災

之疾若從逆未必凶而反吉作不善未必殃而反祥

此乃小人僥倖之爲原不在正命中數算君子不道

不耕穫透過功利關行人得牛透過災禍關勿藥有喜

透過生死關初往吉三關俱不待言象故明得志

不耕穫象曰未富章本清曰未嘗有欲富之心也以未

富而往以柔中往應剛中何往不利陰爻中虛即未富之象

吴草廬解无妄之疾曰九五剛健中正可謂无妄矣而下有應故曰疾疾者以外物之應能為内心之病也夫聖人明言剛中而應大亨以正矣而可反以應為疾乎

无妄天之命若无妄之疾无妄之災而稍可以弗順是天又有妄命矣豈所以為天哉

无妄之藥不可試邵子詩有命更危亦不死无命極醫亦无效惟將以命聽于天此外誰能閑計較又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當門定脚是為勿藥之喜初非謂勿藥自愈而有喜

三曰无妄之災五曰无妄之疾動而自止健弗為應便象災健而履止動弗為應便象疾故三明言止為災而動為得五之勿藥有喜則已在止外而與正動自應也

无妄之藥或曰醫之用參朮也積痼之人不能效也有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矣夫用違其症即參朮亦有病而試當其時即偏毒之藥皆盧扁所藉手也茲亦所謂无妄之藥不可試之一端

䷙

艮之畜乾大以正之君子之用心巽之畜乾制之而已終不脫小人之體質此所以有大小之辨

小畜之初自復大畜之初利已于勇于受人之中而㫐知人之鑒毫髮不爽此所以為君子

利有攸往上合志初遇四自已二遇五自説四五皆非初二合志之人也君子小人之辨其分明如此其嚴如此世有以君子自命而不免上合小人以利往玆其所以卒于失身而莫救以死乎

陸績認豶豕之牙為豕牙亦遂以童牛之牿當作角犢角繭栗非傷人者其穿鑿不倫一至此

後世人臣有能以其身為畜上之天衢凡登進皆剛健之賢无賢不為登進之四通八達惟賢人利往如是而道不大行者无之童牛之牿豶豕之牙自古以養道善成天下之賢只有此二局即為童牛而无牿即為豶豕而无牙恐不免仍有所忮懻娼嫉觸齧而傷之者在小畜之上止于雨處大畜之上究于大行此卦體剛柔大小之辨

䷙

頤主上成之者初上初兩剛即口實之義象

山下有雷頤下頤如雷欲動上頤常如一座山壓止其上更開口不得言語有不慎飲食有不節者无之

頤三民也即賢非上所養矧其拂貞不得為賢我高皇帝興儒臣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國无虛禄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然則靈龜者固自求之靈明亦知人之哲鑒也舍靈龜无以知初矣

惡能養初以及萬民哉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言語不慎以口而生罪過飲食不節以口而生疾病

雷聲于震蟄于乾坎艮艮東北冬而未春之交也山下

有雷陽氣之緘藏者方密故為慎為節而為頤若如

冬雷動成災沴矣夫豈得為頤乎

䷛

大過棟撓棟以三四為象三上應爻上以弱三剛无所

于寄四初應爻初以弱四剛无所于附象撓獨立遯

世或曰上一柔在四剛之上獨立之象初一柔在四
剛之下遯世之象或曰四剛自固于中上不能乘初
不能消之象
觀大過大壯二象便知大當有以載乎小亦當有以下
乎小
大過取象于枯楊或曰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終不
曲撓若榆性則懦軟久无不曲
大過之二以巽體生體老為夫大過之五以兑體殺體

老為婦老婦種子是殺根得其士夫士少壯之稱君子可媚以君子為夫小人可媚又以小人為夫玆孔孟之所謂閹然媚世之鄉愿深惡而痛絶之者

四剛二柔之卦共十五宜皆大過而惟澤風為大過四柔二剛之卦共十五宜皆小過而惟雷山為小過大過四剛居中而居外者名中孚小過四柔居外而居中者名頤二剛原始要終足以育養四柔為頤居中則失位不中故就小言過二柔居中以從剛大為孚

其原始要終亦以中四剛為主故就大言過聖人剛柔之辨其嚴如此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之事便是大事若小事將不成其大矣學齋云大過本末弱也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于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為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大過巽下兑上四陽畫積于中二陰畫處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易筌木在水中必毀惟楊可生故二五皆以枯楊為象

☵

習坎見其為原泉為流水水不流喚做死水鳥不飛喚做死鳥人不習亦俱喚做死人人自不省耳

鳥數飛為習便見不可已亦政自已不得此六十四卦外又文王一字之易而魯論言學習言傳習言性習俱此

地險山川丘陵唐張喬山川心地内一念即千里

麗以中為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故曰黄離元吉得中

道坎曰水流而不盈水須上下通流故初入窞即不流既曰失道上有係與寘即不流亦曰失道

坎二求小得陷不在大失嘗在小如之何勿求

坎二曰未出中未濟小狐汔濟亦曰未出中二剛中不為險中猶凜凜惟危若未出于險中然坎五則中而位乎天位矣不盈以科則當盈以流水之體則原不可盈祇平原來是平而要于平虞廷所謂道心所謂中不過不盈祇平而已象曰中未大亦殊是大不得

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二求小五未大總是乾體自強不息一脉坎中未大要于乾震主未光要于艮此通八為一脉絡

坎大象曰常德行爻曰祇既平不常不平便无之非險先天不待習後天必有習重卦皆後天文王于坎獨加一習坎天一所生之始惟坎為陷故惟坎名習也坤二言不習何曰直方大坤二之動動與天合何必習何待習坤二變坎動而成陷何能不習何可不習水

流相仍而來不已曰習坎鳥數飛為習人服行所傳之業熟復不已為習惟坎自有習象惟坎亦自不能无習功如既為鳥不飛不得不數飛不得

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與洊雷隨風兼山麗澤名卦之義已別至于稱健不稱乾言明不言火坎上獨加習尤俱有意義

習坎有孚剛中實孚象也然有无孚者矣无孚便喚做小人行險僥倖如初之入三之枕上之係與寘有孚

便喚做君子居易俟命如二之有得五之既平四之
自牖孚乃脉絡聯屬通貫故維而心亨行而有尚无
孚非斷流即絕港維于何有行俱不得
統八純卦而言惟坎名習以下陷就坎六爻而言惟初
名習以下之又下陷之又陷
坎有險天險地險王公守國之險俱有之于二求小得
泉竇只涓涓涓涓不已流為江河故得象明未出中
即險中即剛中既小得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

後為流水也

子言性相近習相逺性習之分亦先後天之判也習曰相逺得則天險不可升失則入于坎窞是以君子必慎其所習

離四雖剛爻是一團浮燥紛擾陰火用事坎四雖柔爻是一泓收歛寧靜陽水用事所以吉凶霄壤不同

坎五猶象不盈四柔之科坎未易孚也凡人心術隱微中只畧有絲毫險意未化科終不盈盈科則成章矣

斐然成章聖人以為吾黨不成章非吾黨矣祇既平
一瀉千里一碧萬頃是海二五剛中是瀾四柔是末
易盈之科
不盈祇平許氏曰人行到憂患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
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如舜事瞽瞍到底豫時
是坑坎纔滿然後流得出
習從羽從白羽水音白水色是為即坎即習以羽白言
无習功亦便无坎德如鳥去兩羽如何飛得動如没

溺汚濁泥中過活何時有潔白日子

坎上加一習習即坎故以坎名習坎即習故以習名坎

魯論言學習言傳習言性習孔子之言習猶文王之言習也坎陷也習亦陷也習于善主陷者也習于不善為陷者也謂習坎為習于坎猶二之

坎陷也以陷象言四柔陷二剛者也二剛陷于四柔之中者也以陷義言四柔為陷者也二剛主陷者也四柔為陷如層城重壘如金城鐵壘二剛主陷如摧鋒

陷陣深入城壘之中掃蕩廓清城无留堅壘无留固

大凡形生以後理墮氣質之中人有如是之陷象人

有如是之陷義故坎言心俗言心坎又言人心險于

山川皆此

坎五祇平萬以忠曰平字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

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泠萬古常寂堯舜

添不得絲毫桀紂減不得絲毫按祇平乾彖所謂雲

行雨施天下平亦此

坎有險惟危求小得惟微四納約惟不自侈而後能自牖五不盈亦不自大而後能祗平皆求小之義若坎窞之入既異于求小而微纆之係更異于納約象皆謂之失道以微非其微則危乃益危耳

牖曰自牖便知坎窞之入坎中又有一窞以自為陷阱與徽纆之係叢棘之寘皆人之自入自係自寘可知

坎不盈惟不盈方无滿足而能祗方无汎溢而始平離初敬坎五祗皆戒慎恐懼之性體為之發越流行者

敬言于離初火性速而上戒于方熒之始祇言于坎五水性緩而下尚于游至之中也

䷝

坤為牛又為子母牛離之畜牝牛坤之子母牛也聞馬駒于母上句生前母行中句生中半母行下句生後母行惟牛駒直是後母而行一步不離稍離輒呼母是為子母牛離性炎上已難遏抑得下以離重離明不相借更多自作聰明之弊今以重離之明而畜養

得重坤之順如詩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安得不吉二黄離以有天下如明王以有國如明公得其中極其順明不觸物巳如母牛五繼之只須以後順為道一毫聰明不用作凡一政一事之間雖无失墜常恐失墜更如子牛于母一步遠離輒有呼號五沱涕戚嗟而象謂之離王公政如此夫是之謂重明麗正夫是之謂繼明照四方而獨以大人稱

離麗也如人之目暗室黒夜俱无見欲有見須日月出

不然須有火光

全體乾道然後做得坎之學問全體坤道然後做得離之學問坎行有尚尚天行之健也離畜牝牛畜承天之順也

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心終日按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數語亦頗通于離

畜牝牛黄離元吉易旨

離麗也兩相麗為離父子麗无不親矣君臣麗无不義矣夫婦麗无不別矣長幼麗无不序矣朋友麗无不信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中實于人為誠天誠為誠也誠著于心非有險而以危動為險故坎為陷離中虛于人為明天明為明也明生于心非有體而以麗物為體故離為麗

離初言敬即堯之所謂欽明離四言突即朱之所謂啓

明章本清曰欽明明曰歛而曰見其不足啓明明曰開而曰見其有餘曰不足者聖曰有餘者狂

離性炎上昃乃下墜故曰匪醜而以獲為正突乃上㱇許勿切故曰為首而以折為正

繼之者善一陰一陽緝續不斷為繼大象于離明言繼卦不重善將不繼以明見例耳

離五沱涕戚嗟只是原初一敬字

黄離元吉注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黄火

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于其父之道順成其業故

吉然添土爲子頗似蛇足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揺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又曰世間人心不在殻子裏面如發狂相似今按離四之突焚死棄蓋所謂墮在火坑中與發狂者

比盈缶坎用缶離鼓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

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缶壺與甒之類也

坎四用缶離三鼓缶缶之用百姓日用之用缶之鼓鼓之舞之之鼓愈平常愈切至王文成公詩不離日用尋常内直造先天未畫前

日昃之離年已過中乃道明德立充然有得為鼓缶而歌之時不鼓缶而歌即長年大老語云谿壑易填人心難滿蓋所謂齷齪老盜蹠壽耳

用缶納約險自无枕陷亦幾乎鼓缶而歌麗不失正昃

亦可久

坎陷全以剛健坎之三四與剛健反矣離麗全以柔順

離之三四與柔順反矣然坎三上勿用坎四終无咎

離三已不可久離四至无所容此中爻雜物撰德是

非之辨也

離四焚死棄五沱涕戚嗟上折首獲醜離之所貴者牝

牛之畜耳曾以用明為明哉

章本清曰履錯之敬舉足之初一有急迫之心必至于

錯惟敬則心有所主而明生此君子謹始之心明善之道也

凡人目如有突向外爆得火出决不是善類側視邪視亦匪正人俗恒以青目望人時處青觸目皆怵惕惻隱流形欲无離五之沱涕戚嗟不可得已

日麗天日日有昃凡人于日用彝倫不以正麗皆昃離也

欲識性情之正只鼓缶而歌一語可盡

至誠坎孚合天下之實為實至聖離亨合天下之虛為

虛聖賢言學必竝問學固不專在己問尤必藉于人

水性常患緩弱故坎三忌枕火性常患燥烈故離四戒

突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兑之彖曰剛中而柔外

說以利貞說以先民說以犯難巽初兑上雖主爻而

君民之分截然不易固如此至于離以麗為義離彖

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離上曰王用出征剛爻為君之義未嘗不儼然在也

離上正邦晉上伐邑上正其為離使五從中有正麗四不期正而自无不正矣坎上爻多為五險離上爻多為五用此陷麗之别

孔子以大哉贊堯分明是乾元史以欽明文思克明峻德贊堯分明是重離易之首出庶物乾也大明終始離也

離二五大明中天大中至正之明也三東不宜昃而昃

四西不宜突而突與中正之麗俱反故必有上之征

折首獲醜而後一邦成正麗之化

突焚死棄俱强陽觸物之病知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

是藥離四剛明只指其病便當自醒故不設吉凶定

占

坎五祇平惟水為天下至平既平盡平也亦適得坎體

之常而已稍不平无非波浪離五出涕戚嗟涕目淯

戚心動嗟口中喑啞天下有不明而生之明天下有不照而普之照全是一腔並生之意故觸之而目必滌心必戚口必嗟明如是方謂之離明照如是方謂之離照不然其有明照皆驕陽烈日之為耳惡乎成其為王公之離哉

離初錯然明以闇為章初以素為履錯然便是咎了至于昃則不中突則觸且惡故上折在突而獲不止昃匪其醜昃固戾于二中錯亦不與黄類也

凡人觸物之明察淵之見不中不正之知解過剛過鋭為强為猛皆離四之所謂突在黄離中俱容不得焚死棄即病即藥千煆百煉銷容到盡如剥云爛然亦離四剛克能事彖所謂牝牛之畜者此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大首魁首匪南不得也離上折首首已正南戒不得突耳突如其來說文突不順子也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内也

離四突生于來五重二之柔為柔繼二之明為明麗二

之中正為中正者也五重二而來四四以剛心鋭氣左右其來為突二黄離如之何其可容焚死棄皆危

四醒四之辭

毋昃而過中毋突而失正皆麗明與繼明者之所有事缶古之土音史記相如請秦王擊缶是也不可直以為秦聲鼓缶而歌庸言庸行魚躍鳶飛天下至剛極明之學問曽何以過是即得顔子之年而泰然其无遺憾况其為大耋乎故君子有志于重明繼明无論曰

出之光與日中之暘即日昃之離與炳燭之明未嘗
无可久之道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所謂一
念萬年皆鼓缶之歌皆久道也
震坎艮皆乾道皆自為主巽離兑皆坤道皆要從乾又
震坎艮皆以緯地皆以轉坤巽離兑皆以經天皆以
旋乾又經天緯地惟坎離為中正惟坎離為全體
陽實陰虛坎實離虛分截為兩不得有陽之實是以成
陰之虛有坎之中實是以成離之中虛如離為目其

瞳子一點坎精爲之也程子曰有主于内則虚是裏面潔淨明瑩无昏雜如人家主人在内雜亂人不入故虚異端言虚只是空屋无人矣胡敬齋曰儒者敬以治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于空虚是无主人矣又有只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主人不會理家事然則不本陽實而言陰虚不本坎實而言離虚

者亦所謂闚其戶闃其无人之虛而已矣

凡離中爻俱有虛中守順之義而以有為俟之兩剛爻

凡坎中爻俱有執中行健之義而兩柔爻承其下者

能為之用乘其上者多不能為之用是以多凶

坤初履霜離初履錯俱從脚跟發軔匪霜不堅孰為厚

載匪履无文何以化成

離者陰麗必醜巽兑坎者陽陷必合震艮此即貞一至

理

日之必昃此天道曰何病于昃曰昃之離祇以麗不中正為象耳然則三四亦得為中正之麗乎曰以中文論三四皆有中義上為正之三无患昃四无患突一邦皆得正一邦皆化成矣

萬以忠曰心火也性本燥動形生後不知多少薪櫄緼積光明外鑠附物蔓延思慮煩而神氣竭如膏窮燼滅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淨定水旦夕澆浸之庶轉濁溽為清涼化强陽為和粹故大學

定靜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意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為務潤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即見高論微終屬意氣是熱鬧欲機人己間恐增薪檦耳未必牛山之雨露也但此水別有一竅發自天源必闇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沉心默收中和位育之效于眉睫間肫肫浩浩淵淵造化在我盡是資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形以後活計也非至精至一無以與此按此水一竅四五之沱若之涕是

或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便詫為神奇事要推入異流去不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此便是吾聖人之所謂入水不濡也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此便是吾聖人之所謂入火不灼也一濡无不入坎窞矣一灼无不突焚死棄矣

離三大耋之嗟馬宜甫歸山操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

易像鈔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像鈔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林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孫鯤

易像鈔卷十

明 胡居仁 撰

䷞

聖人以窮神知化繫於咸止而説咸也自震動而要於艮止為能全體乾道自巽入而要於兊説為能全體坤道故以止説之咸體明聖人盛德之極致與大明終始之分量為合一

問感人不動何如錢洪甫曰纔説感人便不是了聖學

只是正己而物正文王名卦曰咸取其无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来

咸感也非以感釋咸惟无心於感然後物来无所不應无所不徧乃所以為感也舒氏曰感謂虚而通邵氏曰雷風氣也故曰相與山澤形也而其間相通者亦氣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

君子以虚受人書无逸篇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古人聞小人怨詈之言

不止不怒而且自修恭德矧其為君子忠讜直諒之言乎故上滕口說聖人不繫以凶咎為君子虚无不受口說亦在所不棄也

徐氏曰人心惟至虚故至靈若著一物便窒而不能應又曰聖人之心未嘗有物以為之蔽故其體常虚今按山澤彖虚艮少男兑少女艮内體兑外體所謂孩提赤子之心虚體无可見也咸反損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亦以從㓜虚體未失故能懲能窒

山以虛能受澤心以虛能受人山所謂虛以篤實艮止
實所以為虛也朱子曰今人大抵偪塞滿胸有許多
伎倆如何便得他虛此則實非其實故虛非其虛耳
獨遠實當位實合坎艮言實鼎有實中以為實合離巽
言實剛健篤實合乾艮言實自求口實合震艮言實
虛受人合澤山言虛亦其實而能虛者耳
咸止主感說主應外有說而內无止便喚做感害
凡一切善言滲得八方為咸之虛受王子植曰人必有

所不受而後能受咸下體艮艮體篤實光明其於種種世味自然一切不受不受乃虛咸之以虛受人者此

虛是立人道之首事不虛咸道於是為絕无以受一人感一人而況天下

山居地下為謙山居澤下為咸虛凡謙必虛凡虛亦謙自高自滿之人无有不日就於汚下淪陷顛溺而不自知者

咸四貞天下祗有一個感應止貞感說貞應貞感常止不論應之可否而遷轉為隨貞應常說不論感之可否而憧憧不定

咸四貞吉貞三以止如女從男近而相得可貞恒三不恒其德迫四以動如婦持夫近不相得故吝

恒初浚入人之深心咸上頰舌說人之苦口特艮震二主无為要終原始皆不足以當之耳

咸初拇二腓俱非止之主止主在三以中爻雜物撰德

論易失其止且在下體故於身但為股惟四居乾君之中可稱心位為一身感應之主三在四下既為股五在四上亦止為脢上則口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乾為君心者天君朋聯合乾三爻為言心官惟思四以思睿着出為貞以雜撰於少男少女中若其未免有童心便不貞便為憧憧憧如兒女昵昵娓娓惟初是思由是五惟二思三惟上思一切往來皆相率而為憧憧之思四貞是為思不出位由是三五皆從爾

四之思便合乾三爻而皆貞為君主又安有不光大憧憧便私小從爾思便光大也以卦言止而說男下女以爻言剛宜主柔不得役役於柔是咸四之所謂貞耳

蹇朋來以大蹇在五復朋來以剛反在初解朋至以解拇在四豫朋盍以勿疑在四咸朋從亦以貞思在四咸主有定故朋為輔佐如天主有定則日月寒暑之往來便无一而非其神化之妙用故繫辭極發同歸

致一之義

或曰乾九二无學問寛仁之義咸九四无歳時代謝之義聖人不過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不知此正不可移掇得若移在他爻他卦說便全无意義

朱子荅門人胡伯量不可有厭煩好静之心人在世上无无事底時節要无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着應他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静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近多以此為志末註脚朱子又曰定性者存養

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以惡外物為心而求照於无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耳夫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象之所謂未感害者此

憧憧往來曰未光大貞則天為徒憧憧則人為偶此天

人之別

聖人論二氣之感應唯咸於恒止曰剛柔相應於師臨无妄萃升止曰剛中而應於小畜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又必曰剛中而志行於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又必曰應乎天而時行葢以應徵感而感以主應欲人詳觀於應而致慎於感有如此

上天下澤履上火下澤睽履分上下不得少混宜辨睽分上下不得苟同宜異至於澤上有雷歸妹澤上有

風中孚澤上有水節澤上有地臨皆主澤而言上有澤上於天夬澤上於地萃皆主澤而言上於澤中有火革澤中有雷隨皆主澤而言中有澤滅木大過澤无水困亦主澤而言滅言无惟山上有澤咸山下有澤損皆主山而不主澤咸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損天地絪緼萬物化醇雖二氣交相應與男女尊卑大義儼然常在終不失正與天澤火澤上下之辨同

咸拇從脚指發端當无不點地之患咸輔從面上徵應

夫寧病徒口之多故皆不著吉凶之占止主感不宜後故以咸腓為凶說主應不宜先故以咸脢為无悔象言志末太上曰末如子於父如臣於君如婦於夫本末昭然有辨二宜居而居五宜末而末亦皆咸貞之義

咸上頰舌曰滕口說或曰滕即傳播之義天下固有不容不口不容不說者所謂播告之修也亦是感應正理但專情口說則不可耳

艮背即不愧屋漏之止咸脢即不言而信之說陸佃曰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旁注云脢居喉中動而迎飲食以嚥最是兊為口舌能言說脢則不言而亦若能作聲者故以為象

腓聯股足既下又後人所昜失故凶然能知天下不可上而故下之又知天下不可先而更後之如有定居豈不吉脢聯心口居四上之中職喉舌之司而以不言為感故自无失而致悔

謙山在地中咸山在澤下拇腓股皆以高山而居澤下亦如謙之山在地中殊不自有其高故謙則萬民服而咸則天下和平惟和其在已而後天下无不和惟平其在已而後天下无不平

君子反身而誠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百體中但舉其一體從拇而下自舌而上无不與天下感應相與无有不通天下之故咸艮皆以身取象以天下原是一身耳

䷞䷟

咸以止為内主止三爻皆當下說三爻說三爻皆當應止三爻匪止是主而說是主皆凶恒以動為外主巽三爻皆當順動三爻動三爻皆當制巽三爻匪動是主而巽是主皆凶聖人示人剛柔男女内外之辨嚴矣

恒外震内巽任其外之震動而内常自巽順此所以為德之固此所以為一德

責人太甚其情反睽恒初之浚之凶以此

咸四恒三皆撰乾中爻咸四可望其貞四合三五爲乾

上視夬之象下視遯之象一柔上決二柔下遯三止

正感四說正應故貞恒三无望其恒三合四二爲乾

下視姤之象上視壯之象一柔下姤二柔上壯四動

既隨三巽復躁故不恒

恒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三上應爻不恒其德

猶言不常其巽其巽於上无所入於上无所助也上以震

體要終或從而承順之三唯與唯三諾與諾如此斯
成何名男子故足羞或承之萬一承之便足羞以見
男之不可不制義而惟婦是從是承也
下經貴兌巽咸宜貞止或從說以動恒宜貞動或從巽
以入便皆凶
恒四田无禽憂患則生安樂則死此生民日用之恒道
四震主恐懼修省即其四時講武之田事也无禽出
乎憂患入乎安樂所恒者皆死地耳故特明之曰非

其位

咸從上視下五爻有遯之象恒從初視上五爻有大壯之象故咸恒後即受之以遯大壯咸上頰舌賠三居之不克中恒初浚恒憎四動之非其位下經隂有兌巽為主之意艮不要終而兌終之震不原始而巽始之故咸恒遂若无完爻也

振恒説振矜之振原通巽而動恒五動唯巽巽慎從婦唯婦言是聽之紂也上動不巽柔危是逞又婦言不

聽之豪耳

恒四田无禽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无驚吾馬三命鄭龍不對簡子怒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今吾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无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又梁君出獵事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四以初浚或不克

受其无禽也宜矣

恒内體巽宜巽順入伏於内却雜乾撰健只管要向外行去便不恒外體震宜用利大作於外却雜兌撰毀只管要退縮回來便大无功

乾彖曰各正性命性命合言訟四即命師二錫命師上有命泰上告命否四有命大有大象順天休命臨二未順命无妄彖大亨以正天之命姤大象施命姤五志不舍命萃彖順天命困大象致命革四改命鼎大

象凝命旅五譽命巽象象申命單言命命似可隨時隨事致力不及性性未易言性命合一更未易言也至於性情亦惟乾之利貞合言之餘於咸恒萃止以情言矣

易筌雷風相與雷動則風發未嘗相離故曰恒若言交助其勢則為益矣巽而動不可作順動順動則為豫矣巽入而在內震出而在外各居其所故曰立不易方

咸恒與損益相反咸秋冬之氣陰之之體故以虛受人

恒春夏之氣陽饒之體故立不易方

䷠

遯剛當位而應陰生至二與五為應五便立脚不住了

故與時行而遯

遯以隱然違去為義易傳曰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為遯

哉大遯於朝小遯於野舜遯共驩不於歷山旦遯管

蔡不於曲阜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亦

剛遯之意

遯初為尾蜂蠆之尾也謝氏曰獸馴則尾帖猛則尾奮初居剛有恃強必進前害四剛之象故為尾易銓初與二非遯者驅陽以遯者也往而迫陽聖人所惡故戒以勿往

遯上以成三遯為肥

天下有山從山看天天在山頂豎上山一步天高一步愈上愈高迥不相及從天視山以上覆下不惡乎下

以大包小不惡乎小此象所謂遠與不惡之一義薛
文清公曰如治小人寛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即
絶口不言則小人无所聞以發其怒絶口不言天下
之山也此又象所謂嚴之一義
小人亦極欲羅網天下之賢人君子以為已用執之用
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以此只君子斷不為其所網而
用一為其用无有不失足耳
夬初壯於前趾四其應爻姤上姤其角三其應爻夬四

亦名君子而將爲喜於鬬狠之羊者也姤三亦名君子而將爲方孚蹢躅之豕者也至於壯初征而曰其孚窮惟恐亦成四藩遯上肥而曰无所疑幸其遠於三僨聖人與陽剛之類雖與其爲君子而常恐或墜爲小人其成人美而不成人惡固如此

肥遯无不利白居易感興魚能深入寧憂釣鳥觧高飛豈觸羅朱子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黄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

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鈎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喜道付滄洲

君子以遠小人或曰如不仁者遠矣之遠不惡而嚴不止嚴毅嚴威良是嚴敬嚴憚此君子之天包度量山立根基盡人而欲使之去其為小人歸其為君子盡人而欲貽之以安交故言好言嘉與肥此又象所謂遠與嚴之一義

䷡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懼有非禮逢天震怒大壯之初以征凶豫初以鳴凶皆不能不為雷所震動也震雷轟天而天不為動是為大壯之貞震雷奮地而地不為動是為豫石之介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君子小人不相為用者也大壯利貞壯之所利者貞尤不可假小人以為用者也有如三以上為應爻或假之事權俾得以用其壯則君子

遂入小人之圈无有不反為小人所用了真如羊頭

伸在闕甲裡欲進不得欲退不得君子小人滚做一

團聖人示君子貞厲之戒如此

三指上曰藩上指三亦曰藩俱以兊象四貞為震不為

兊便是藩決不羸之象

小人之小人易辨君子之小人難辨小人之小人如夬

上之柔説如姤初之柔巽皆小人中之小人也君子

之小人如壯五上皆以剛動儘奮發有為如遯初一

皆以剛止儘鎮靜无擾皆君子中之小人也

壯三即遯四反體遯曰君子好遯小人否惜小人之詞

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罔危君子之詞三曰羝羊觸藩

三為羊而上為藩上曰羝羊觸藩上為羊而三為藩

四曰藩決不羸謂四藩而初亦羊可五曰喪羊於易

謂五亦指二為羊可朱子曰卦體似兊俱有羊象大

壯之反為遯遯體似巽壯而胥為羝羊之觸便失其

貞遯而執用黄牛之革便无不亨皆實象實義

易中言公侯屯豫解益小過皆屬震唯晉侯屬坤大有

公屬乾其言君言王言帝言大君言國君言天子則

諸卦皆備

自昭明夷用晦以出地之明自昭以入地之晦涖衆

彼有明於察人而闇於反已其何以爲君子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初堅冰豫二介石剥三剥之晉三

衆允之都所謂動剛要都爲人所轉不得

受茲介福於其王母茲藉草之名二坤順中正原藉合三爻以成順亦藉合三爻以受福有不徒介諸一已而已者晉名進上所進惟順麗三爻下所進合同順三爻故侯以康名為安為樂為和為五達之道諸義俱備

離上出征曰王用四突之侵廹者重明之五故本五命而特繫之王繫之征晉上伐邑曰維用四軏之摧抑者衆康侯之進故本衆心而共謂之維謂之伐王用

征折首獲醜正以天下維用伐罪止邑之為䏍者離上唯明威寅奉曰出晉上唯國是總持曰維姤无上角无以根方孚之羸豕晉无上角无以清已進之社䏍君子皆出於不得已而然故姤上為吝无咎而晉上雖厲為吉也

☷☲

晉明君在上下以坤順麗其明為康侯之用明夷明侯在下上以坤順晦其明為箕子之貞文王箕子從後

視之有商周之異自當時視之一體商之臣子耳

北宫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史乃謂閎夭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獻紂謬甚此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施事而附會之耳不然聖人彖易何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地澤知臨地天歸妹地水任帥地山利侵伐地雷敦復地風升階惟地火爲明夷乃知君如惡直臣如嫉正未有不爲亡紂之續而甘心與惡來飛廉同其誅滅

者

明夷夷於左股坤三爻乘於三上上三應爻夷三左之為二股也左股夷二不能行二无所麗故為明夷

箕子之明夷利貞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箕子以決不可去為正也

主人有言二言不可疾貞三不可正文明柔順以蒙大難事

明夷上六初登於天或曰上在出震之上之象後入於

地則下有坎陷之象龜山先生曰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四遯五奴坤順全體毀裂止存上一爻有獨夫之象當日命絶則為獨夫是入地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羣龍未嘗无首未嘗不貴首只不可有首見但見无首非无首也既上濡其首厲非首之患患濡也離上折首天德不可為首離亦不可為首也明夷之三得其大首離上出征則患有首明

夷之三南狩又貴得其大首也比上比之无首凶比
亦貴有首也明夷言大首與晉言大明相發明出地
曰大明明入地但曰大首明方在晦之義

☲☴

家人利女貞王應麟曰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
行閨門為極致

風自火出家人自火出之風解愠阜財長養萬物自南
八風以南為景祥之也人非此无家故為家人益自

東中孚自西渙自北家人益之風宜順遡中孚渙之風宜逆求不然死无緩无地匪涸流廟无立是水皆堅氷

富家大吉象曰順在位順謂義理也陸子曰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无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絶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

天與火同人人雖同一天若不與之火黑窣窣地各不

相見惡乎同風自火出家人人非火不生活火便如人之有家有如止作飄風不自火出不有烹飪於何生養亂蓬遂地於何歸宿名為人皆飄流蕩析而无家者耳故風惟自火出一噓一拂一生一養一言一動必南而必嚮明出有自入有歸不愧於人豈曰无家有家為歸豈不成人故為家人倒為鼎享上帝養聖賢異而耳目聰明總是家成其為家人成其為人亦无二義諺亦每言門風家風如可風定自明出家

成箇家人成箇人如不可風定自暗出家不成箇家人不成箇人

女史箴虔恭中饋謂祭祀飲食之務

易筌九三重剛无嘻笑理如禮嘻其甚矣之嘻謂為歎意言九三之剛使家人嗃嗃雖厲而吉又甚焉使婦子不能容而歎斯不免於吝矣亦旨

☲☲

十三卦中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二義

聖人思患預防其憂天下後世无所不至固如此

楊誠齋謂見惡人如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子與南子

寔與讓夫豈合德之交相睽而惡之人乎

君臣朋友原睽能相成下以說麗上上以明應下便是

合睽也

遇主於巷睽二剛說得中三之五撰坎象巷主在巷原

欲下求二有遇豈其枉已彖故特明未失道

凡君臣朋友性格不同如上火下澤志趨不同如二女

同居皆睽之義文言惡言疑乃其甚者儒行同弗與異弗非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已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已君子以同而異似之

古以孤設官孤鷙无朋睽四上之孤以剛明獨立於成物之表孤所宜孤无孤不成其為睽无遇亦不成其為孤

同人於宗吝厥宗噬膚往何咎鄧氏曰同人之時開以畛域之塗是離析之萌也睽之時獨存維繫之誼則

洽比之饑羊也

睽三无初有終睽上往遇雨則吉史記曹參初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无所變更一遵用何法龜山先生曰二人者苟无體國之誠心忘一已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无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弗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楊誠齋曰下卦初為弧二為弦而

相附者也上卦上之弦不附於四之弧者也五與三乃二矢象鑿甚且只說張弧說弧何時說有弦无弦有矢无矢但從上視三先看是坎有張弧之象後知說體遂有說弧之象耳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敵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民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

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或爭徭役優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数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塞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此亦威天下之利之一義

睽上載鬼一車坎為狐狐執心不定妖獸鬼所乘也

震翻身止於艮陽全體也巽翻身止於兌陰半體也蠱曰終則有始震始而艮終蠱終於艮翻身即為震也

巽五曰无初有終无初巽非震之初也有終兊要巽之終也睽三曰无初有終无初柔三不可為初也有終剛上為能要終也

睽上載鬼一車既三未四皆曰伐鬼方火以水滅出明入幽出人入鬼矣睽遇雨既克之未有賞這两足方站得住不上鬼車不隨鬼方去

遇雨之吉羣疑亡祝氏曰天下惟疑根最難破疑者事之賊也吾蓄疑將復啟天下之疑舉天下成疑境而

天下事不知所終矣遲之悔往之吝每從疑處諄諄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

屯初居貞蹇三來反亦一義屯初須四為求蹇三須四

為運如不待其招而往未有不失已者

屯五動乎險中之君二貞不字蹇五止乎險中之君二

為蹇蹇匪躬屯動主方居於初二宜合初居貞蹇止

主巳進於三二宜隨三上進且天下事理動以止貞

止以動善无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无事時鎮靜類如此

蹇諸爻四言往來蹇足艱不能行進之義往來不窮謂之通言往來則便不窮而通又須從往蹇中來初方譽三方反四方連上方碩譽反連碩皆所謂西南之利若不自往蹇中来无不立有東北之窮蓋止不徒止以往為止素險難行乎險難无入不得故无往不利不則以止為止畏險避難於何不至究竟險難終

不可倖免真是死殺窮底道路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屯險中有動原始蹇險中有止要終人一日无屯便不生无望亨貞一日无蹇便要名辱便多不克轉頭將无處不與人折開或有一得非土田即培塿礜反連碩四字无望湊手

坤利西南自北而西南蹇解利西南自西而北自北而西南坤利西南得朋蹇曰朋來解曰朋　至得義同坤

利東北喪朋蹇則不利東北解則又有來復之吉喪
義巽云何坤東北之喪要終獨有所止也所謂安貞
者也蹇利東北將終止於險矣解无來復將險猶未
免不成其爲動矣解利西南坎而坤坤而震次序而
動動險易故西南東北來往皆吉蹇利西南坎而坤
坤而艮蹤等而止止險難故東北竟爲不利也
坤利西南以坤重坤一轉手工夫蹇解利西南以艮止
險以震動險未巳更須以坤平坎兩轉手工夫險以

震動動原始宜初而在四險以艮止止要終宜上而
在三非西南將有所弗利先天坤後天坎其位一也
蹇解利西南蹇外坎內艮艮東北以艮坤遥對為西南
解外震內坎震東坎北以自坎北滂沱及於離南自
震東霆霹及於兌西為西南或曰先天坤定位於北
後天坤往西南則坎遂得坤位蹇解之坎從其得坤
位說在蹇則高山之上層級无非平地在解則震雷
之下遍地无非甘雨故皆曰利西南

以中節易筌不先不後恰當機宜之謂節

䷻

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和魯公有觀畫鷹獵兔詩雖是丹青物沈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增獵客狂鮫綃百餘尺爭似製衣裳范文正觀之歎曰真仁人之言也畫鷹猶然其眞為高墉之隼固可知矣大學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剛柔以位言止爻義一端大體大要全論卦不然解二

四皆不正不當何以獨有解小人之能事然於五曰

君子維有解爻意亦自可見初非以君子維定須解

君子朋定須亡也于泰言朋亡於解言維解皆以

合用五中為至耳豈謂君子而顧可以无朋可以无

維乎哉

公用射隼以解悖來矣鮮曰以下叛上謂之悖三乘二

負四應上乘之惡顯負與應之惡隱其名負四其實

是慢四其外應上其中實反叛而欲搏噬乎上故符以悖字定三之罪案

蹇解利西南坎得母坤之位者也坎來而坤遂往於西南或毋道不存於坎中其坎也乃為險為陷而已矣故蹇以止險於上止之而成至順高山之峻如母斯恃而不見為險曰往得中解以動險於下動之而成至順迅雷之轟如母斯親而不見為險曰往得衆艮震二男之遇坎震原始艮要終行父道艮內止震外

動行母道若坤之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有乾之西

北以率先三男斯有坤之西南以要東三女西南得

朋以母道貞女教以身為準東北喪朋以父道彰男

教至艮而終其義各别

崔仲晁曰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盜言貪黷

競言強禦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來言僭竊

拇言依附隼言悍鷙

易蹇方其蹇也惟是反身修德及其解也又惟赦過宥

罪律已嚴待人恕君子之道可知矣

易像鈔卷十